

GU SHOU DE ZAO YU

鼓手的遭遇

(苏联)阿·盖达尔著



I512.84
GD5
<1>

少年儿童出版社

鼓手的遭遇

〔苏联〕阿·盖达尔著

梦海译

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写一个少先队的鼓手，被暗藏敌人的种种假象所迷惑，受骗上当，一度失足，不知不觉地成了阶级敌人手中的工具。但是这个少年鼓手诚实正直、热爱祖国，他在同敌人的交往中不断发现可疑现象，有所警惕。当他认清敌人的真面目时，奋不顾身地投入战斗，用手枪打死仓惶逃窜的凶恶敌人。

前言

这部小说《鼓手的遭遇》的作者阿·盖达尔，既是一名杰出的革命战士，又是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

盖达尔自小酷爱读书，对俄罗斯的一批文学大师果戈里、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以及对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都非常喜爱，读得津津有味。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年，即一九一八年，盖达尔只有十四岁，就离乡背井参加红军，十五岁担任连队指导员，十六岁又升为团长，指挥一团人的战斗。

盖达尔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火纷飞中度过的。一九二四年，他因多次负伤，不宜继续留在部队任职，领导上决定他光荣退伍。从此以后，盖达尔踏上为儿童写作的光辉道路。

一九四一年，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盖达尔的爱国主义热情在胸中燃烧，他不顾个人健康状况，强烈要求重返前线，并以共青团真理报战地记者的身份，一手持笔，一手挥枪，同德国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这年秋天，盖达尔在德涅泊河沿岸，与当地游击队并肩作战，不幸落入德寇的包围，突围中不幸牺牲，以身殉国。

盖达尔在十五年中，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儿童小说，其中一部分，如《革命委员会》和《学校》等，是描绘国内战争的；另一部分则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儿童斗争生活的，这部《鼓手的遭遇》就是其中之一。

小说描写一个少先队的鼓手谢尔盖依，因为父亲贪污坐牢，后母再嫁。家中只剩他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经受了一系列的不幸遭遇。先是来了个小流氓，把谢尔盖依一个月的生活费骗得个精光。接着又来了两个狼狈为奸的大坏蛋，即“舅父”和老头雅柯夫。谢尔盖依被骗出家庭，从莫斯科到基辅，一度成为这帮坏蛋手中的工具。

谢尔盖依怎么会受骗上当的呢？有什么教训可吸取呢？他走上这条危险道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谢尔盖依本身存在着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他偷偷地制作钥匙，私自打开家里的抽屉，想从中找到现钱；又把后母的一条皮披肩卖给了收旧货的人。这些缺点错误尽管并不十分严重，但被敌人发觉后却当作小辫子紧紧抓住，使谢尔盖依在精神上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任人摆布，一再被利用。这个遭遇就告诉小朋友们，对自己应当严格要求，有了缺点错误，就要勇于承认，勇于改正，真正改了，就取得主动权，坏人也就无空子可钻。这就是“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的道理。

当然，谢尔盖依毕竟是个好孩子，他正直、诚实、勇敢、热爱祖国。这些好的品性集中表现在他对两个狡猾敌人的察觉和识别，以至坚决斗争，夺取胜利上。

谢尔盖依对两个狡猾敌人的认识是有个过程的。对雅柯夫老头早就有怀疑。在去基辅城的火车上，雅柯夫无病呻吟，弄虚作假，谢尔盖依就很讨厌他。下车时，又看到雅柯夫偷换旅客的一只钱袋，所谓“老游击队员”的假象破灭

了，暴露出他一副贼骨头的真相。到达基辅以后，谢尔盖依又从雅柯夫的皮包中发现手枪——这正是谢尔盖依家中抽屉里存放着的那一把，现在居然也被雅柯夫偷来了，这就把雅柯夫的丑恶面目认识得更加清楚了。谢尔盖依对另一个阶级敌人——“舅父”假象的识破就比较晚些。这个坏家伙伪装得十分隐蔽，他假惺惺地关心谢尔盖依的生活，又吹嘘自己爱好科学，装出蛮有学问的模样。所以尽管“舅父”和雅柯夫打得火热，行动诡秘，但是谢尔盖依总是从好的方面去看待，很少怀疑。一直到谢尔盖依在基辅街上询问教德萨海军学校招生情况时，了解到教德萨城根本没有这所学校，那位“舅父”一再天花乱坠地说要把他送到那海军学校去学习，原来是一场骗局。谢尔盖依想当海员的热切愿望扑灭了，这才使他清醒过来，认识到“舅父”也是个货真价实的大骗子。我们尤其应该注意到的是，谢尔盖依不仅能够作个有心人，对雅柯夫老头和“舅父”的可疑行动，留心观察，独立思考，进行分析，而且当他彻底认清他们的真面目时，还能够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采取行动，投入战斗。我们在故事结尾看到，当谢尔盖依亲耳听到雅柯夫和“舅父”正在策划逃跑时，他的心情极不平静，仿佛有人在严厉责备他：“怎么好让他们走开呢？”“难道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强盗和特务走开，让他们逍遥法外吗？”不，绝对不能！谢尔盖依站立起来，挺起胸膛，紧握手枪，不顾个人安危，把革命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谢尔盖依的这个英雄行为是值得我

们学习的。

谢尔盖依在这场不幸遭遇中成长起来了。这也是他周围的人们不断给以教育和支持的结果。我们在小说开头看到，谢尔盖依一个人在家里时，一方面有尤尔卡那样的小流氓对他进行腐蚀和拉拢；另一方面仍然有少先队辅导员对他的关心，看院子老人的督促，接着又有小朋友尼娜的鼓励。到了基辅城，谢尔盖依又得到斯拉符卡一家的帮助和照料。特别是谢尔盖依的父亲过去对他讲的革命故事，以及动人的军歌，始终鼓舞着他前进。最后，谢尔盖依对两个逃窜之敌打响了第一枪，但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这两个家伙的罪恶阴谋早就由政府专政机关所侦破，并且被团团包围了。所有这些都说明，谢尔盖依由挫折而成长，以至取得战斗胜利，根本之点是由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所决定的。

我们从小说《鼓手的遭遇》中还可以看到，苏联从革命胜利以后到三十年代末期这段时期中，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蓬勃发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是国内外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阶级斗争在另一种形式下进行着。善良的人们，特别是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否则是要吃亏的。小主人公谢尔盖依的这个不幸遭遇，对于正在新长征途上前进的我国青少年，是仍然有它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教育作用的。

编者

一九七九年五月



我的父亲跟白军打过仗，曾经受伤被俘，逃了出来。后来他以工兵连连长的军职退入了预备役。我的母亲是在伏尔加河游水淹死的，那时候我才八岁。遭受了这样的重大不幸，我们就搬到了莫斯科。在这儿过了两年，父亲跟一个漂亮的姑娘伐连季娜·陀耳龚卓伐雅结了婚。

人家说，开头我们过得很俭朴，很平静。伐连季娜把我们那所并不富丽的住宅，收拾得干干净净。她的穿着也很朴素。她关心父亲，也不叫我受到委屈。

这时候配售店、各种购货券、面包购买证，都已经取消。人民生活改善多了，富裕多了。伐连季娜上电影院的次数愈来愈多了，有时一个人去，有时给人作伴一道去。那时

候她回家来总是心不在焉，若有所思，电影里看到些什么，从来不对父亲讲，也不讲给我听。

过了没有多久，完全出乎我们意外，父亲被委派在一家规模宏大的纺织品商店当经理。

我们还特地办了酒席庆贺这件事。来了很多客人。父亲的老朋友普拉东·波洛符采夫也来了，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女儿尼娜，我和尼娜刚一见面，就笑起来，拥抱起来，整个晚上我们对哪个都不感兴趣了。

从现在开始，就常常有人派汽车来接我父亲。他出席大小会议的次数愈来愈多了。他曾经带了伐连季娜去参加一两两次宴会。于是伐连季娜突然变得泼辣起来，动不动就生气。她夸赞父亲的一些上级领导，辱骂他们的妻子，把我高大结实的父亲说成是孱头、窝囊。

我父亲管的那个商店里，有着呢子、麻布、绸缎和五颜六色花布。

父亲早就预感到会大祸来临，他的脸日益显得消瘦和苍白。后来我知道，他还暗中提出过申请书，希望把他调去管理一家五金零件商店。

后来怎么样，我可不知道了，只是我们家里的生活，一下变得富裕起来，热闹起来。

我家来了木匠和漆匠；他们把已经褪成红褐色的父亲的画像从墙上拿下来，画像的肩部和军刀上已经有一条条弯曲的裂纹，他们又把浅蓝色的旧壁纸刮掉，把房间粉刷一新。

我们把破旧东西卖给了收旧货的，或者给了管院子的，家里变得宽敞明亮，甚至有点儿空荡荡的感觉。

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家总摆脱不开一种隐隐约约的，说不出的恐慌。它有时随着突如其来的电话铃声出现，有时随着晚上投递员或者是偶尔晚来的客人的敲门声出现，有时就隐藏在下班回来的父亲的眼角中。

我看出爸爸这种恐慌，而且感觉得出来，但是家里人对我说并没有什么，只是父亲累了。春天到了，我们三个人一起动身到高加索，上疗养地去。

到了春末，我父亲就给送交法院了。

这件事恰巧发生在那一天，我高高兴兴从学校里回来，因为我终于被委派做第四中队的鼓手领队。

我一跑进院子，邻居的小朋友们正在暖和的阳光下闹着玩儿，我就用画线尺在背包上响亮地敲出一支庄严的进行曲，当时他们成群地向我奔来，争先恐后地嚷着，说我家里给搜查过了，民警局里的人已经把我父亲抓走，送进监狱去了。

我并不隐瞒，我是哭了好一会儿。伐连季娜温和地安慰我，耐心地教我，审判员或者侦查员一旦问到我的时候，应该怎样回答。

可是并没有人来问过我什么。法院很快就审查清楚，父亲因为盗用公款，被判了五年徒刑。

当我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我已经躺在床上快要睡着了。我把头钻进被窝。透过一层旧的被单，黄澄澄的灯光好象许多小星星似地在微微闪烁。

浴间门背后自来水声哗哗地响着。我一闭上哭肿了的眼睛，就仿佛觉得自己浮到老远的什么地方去了。

“再见吧！”我想到父亲。“现在我十二岁，再过五年，就是十七岁，童年过去了，童年时代我是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还记得吗？杜鹃在密林里叫得那么响亮，那么凄怆！你又教会我在天空中找到那颗浅蓝色的北极星。后来，我们跑到田野上烧着火堆的地方，一同唱着普通的军歌。

“你还记得吗？有一次你从车厢窗口指给我看一块空旷的草地，那儿长满金黄色的蒲公英，还有干草堆呐，窝棚呐，土墩呐，白桦树呐。你还说，在那棵白桦树上，当时歇着一只乌鸦，呱呱地断断续续叫着！你的许多伙伴们躺在那片草地上。你自己躺在土墩的右边一点，——就是灰蓬蓬的白蒿那儿，这时候正好有只小花牛在那儿闲踱着，哗哗地叫着。也许，这胖傻瓜是迷了路吧，此刻它一定在担心着，狼会从树林子里跑出来把它吃掉。

“再见吧！”我要睡着了。“进行曲的鼓声在响着。每个中队都有它自己的前途、自己的耻辱和自己的光荣。于是我们分散了，脚步声渐渐静下来，田野上杳无人影了。”

我就是这样在半睡半醒中沉重而痛苦地跟父亲告别了，我

还是很爱他——干吗要说假话？——他曾经是我的老朋友，他常常帮我解除不幸，给我唱许多动听的歌儿。听了这些歌儿，天地就仿佛开阔起来，开阔得甚至会叫人感到惆怅，我们在这天地之间，都是些最友爱、最幸福的人。

早晨我醒来后，就上学校去了。当人家问起我的父亲时，我就干脆回答说，他为了盗用公款在坐牢。我冷淡地、直率地回答他们，并没有再流泪。真挚地跟人告别，是不可能接连两次的呀！

起先父亲是在沃洛格达附近的劳动营里采伐木材。他时常写信给伐连季娜，可见父亲很想念她。后来他突然好久不来信了。几乎过了三个月才寄来一张明信片，但已经不写给伐连季娜，而是写给我了。这明信片是从遥远的北方，从索罗卡城什么地方寄来的。他在上面说，因为他当过工兵，所以被调去开凿运河了。他们的工作队在那里炸土方呐、石头呐、山岩呐。

两年糊里糊涂地很快过去了。

第三年春天，伐连季娜又嫁给一个国防航空化学建设后援会的教练员，好象是姓洛巴巧夫。因为他没有住宅，就随身带了他的军用挂包和一只不怎么大的手提箱，搬到我们家里来住了。

6月里，伐连季娜留给我一百五十卢布，作为一个月的

用途，就跟她丈夫一同上高加索去了。

我从车站上回来之后，在屋里来来去去地踱了好一会。当通风小窗给风吹得拍地一响，我听到我家小猫咪在厨房一堆没收拾好的食具里小心地舔着吃剩的牛奶，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现在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当我们管院子的尼古拉伯伯隔着窗喊我的时候，我正满肚子心事地站在那儿。他告诉我就在一小时之前，我们中队辅导员巴雷歇夫来过这里。他对伐连季娜这样匆匆离开，表示很生气，他说明天再来看我。

夜里我睡得不好。我梦见许多电线木杆，还有不少寒鸦和乌鸦。一切都是那么乱嚷嚷的，聒噪不安的。后来鼓声一响，这一大群鸟儿吱吱喳喳地扑向天空飞走了。静下来了。我醒来了。

一个晴朗的早晨。我的生活就是从这个早晨突然走上了歪路。如果……如果父亲不曾把长满蒲公英的金色草地指给我看，如果父亲不曾对我唱过那些直到今天还激动着我心的动听的军歌，那生活怕会把我引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这些都使我感到愉快和舒服。有时简直想哭一下。但无事无端地哭，那总有点儿不好意思。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茶壶放在汽炉子上，接着给隔壁大厦里的尤尔卡·柯维雅金打个电话。一个月来我欠了他一声布二十戈比；他叫几个小鬼转告过我，说要把我死揍一顿。



尤尔卡比我大两岁，他佩着一枚伏罗希洛夫射击手的证章，可他实在是一个坏蛋和骗子。他不入学，逢人就是胡扯，说他在家里上飞行员函授训练班的课程。

这时候他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向四面扫了一眼，把头伸进厨房，嗅了嗅，跑到桌子边，把小猫咪从椅子上扔开，坐了下来。

“伐连季娜走了？”尤尔卡问。“这就好！那么很清楚：她把钱留了给你，你要跟我清帐罗。我最喜欢老实。你借我一卢布二十戈比去看电影，七十戈比买冰淇淋，共计一卢布九十戈比，凑成整数——两卢布。”

“尤尔卡，”我不同意，“我没有吃什么冰淇淋。这是你自己吃的呀，我一走进黑洞洞的场子，就坐下来看戏了。”

“噢呀！”尤尔卡皱起眉头说。“我一共买了六块。我坐在靠边的座位。自己拿了一块，其余五块都交给你了。我记得很清楚：正当卓别林跳进水里，大家哈哈大笑的时候，我明明白白把冰淇淋塞给你的。也许，你是看出了神，糊里糊涂地吞了下去？”

“没有，尤尔卡，我没有出神，也根本没有吞过什么东西。我就还你七十戈比好了。不过，这要不是你撒谎，那就是谁在暗地里冒骗了！”

“当然应该还来！”尤尔卡赞起我来。“你吃了，难道该我来吃亏？！你还记得卓别林跳到水里去吗？”

“记得。”
“那末你记得他一爬上来，绳子把他一绊，他又跌到水里吗？”

“这也记得。”
“啊，你瞧！明明自己都记得，可你偏要说：没有吃。这是不好的，老弟！伐连季娜留给你很多钱吧？也许，她很小器？”

“为什么说她‘小器’！她留下来一百五十卢布呐，”我这样回答了，马上想起尤尔卡会不怀好意，就对他解释：“她留下这些钱要我用一个月呐。你以为用一星期？马上还要买火油，付洗衣钱。”

“真是傻瓜！”尤尔卡挺和气地说。“难道叫你把钱一下吃光！”

他装出惊奇的样子对我看了看，笑了起来。

“那你看需要多少？”我带着好奇心怀疑地问，因为我心里早有打算，“能否把留下的钱省一些下来？”

“需要多少吗？……把算盘拿给我。我马上跟会计师一样……给你算得准准确确！每天半公斤面包——每天一次——这就是说，三十次。茶叶家里有。一个月买一公斤糖——你简直好大喝了。麦片、土豆——这些都是小事！嗯，还有火油，鲜肉。牛奶两天一大杯。这样共计五十七卢布，零数戈比不算。得啦，得啦！别皱眉头吧。再给你加上糖果、饼干费。这样就是六十三卢布，火油——一两卢布……